

予讀漁洋續集而歎先生之詩每變而彌上且每
變而彌得其正也夫詩之爲道緣情而發亦即境
而生情之根於中者不變者也境之觸於外者至
變者也境與情會油然勃然而不可止而不變者
遂極乎至變然雖極乎至變而不變者自存而非
詭隨弔靡追逐時趨之謂也當祧唐祖宋之說行
世爭以險韻僻字鄙言累句相沿仿而牛鬼蛇神
打油釘鉸之屬徃往雜見於篇章而六義之教幾
晦或者藉口先生嘗有取於南北宋數公之詩欲
用其變而卒不善變則亦未嘗就先生之情之境

而歷考之已矣壬子奉使命入蜀往還萬里所經山川塞陬多秦漢已來名跡登臨憑弔遙集興懷而先生之詩一變戊午後改官翰讀旋陟司成由是膺侍從之清華備休明之禮樂賡歌颺拜而先生之詩又一變至撫時感事間不免謝公哀樂傷於中年綜其梗概則激昂慨慷之中恒寓溫柔敦厚之意而雍容揄揚之際仍不失諷喻之遺焉有其不變而無害於其至變此其詩之所以彌上而彌得其正歟善乎東海徐公之論曰宋詩渾涵汪洋莫如蘇陸合杜與韓而暢其旨者子瞻也合杜

與白而伸其詞者務觀也初未嘗離乎唐人今乃
挾楊廷秀鄭德源俚俗之體欲盡變唐音之正母
亦變而不能成方者讀漁洋續集夫亦可廢然思
返矣夫程哲謹書

原序二

新城王阮亭先生刻漁洋山人續集成序之曰詩
自三百篇以降漢魏六朝辭則贍矣而韻或未舒
至於唐古風近體兼作聲文相宣不差在黍而杜
子美極風雅之正變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其
後韓退之去陳言爲硬語時則有若孟郊盧仝李
賀劉義馬異爲之輔白樂天趨平易爲奔放時則
有若元稹楊巨源劉夢得爲之朋李義山變新聲
爲繁縟時則有若溫庭筠段成式爲之和非不欲
決子美之藩籬別成一家言然卒莫能出其範圍

特具體焉而已余嘗合錢受之胡孝轅所輯全唐詩而褒益之審其正變竊以爲詩人之能事備焉近之說詩者厭唐人之格律每欲以宋爲歸孰知宋以詩名者不過學唐人而有得焉者也宋之詩渾涵汪洋莫若蘇陸合杜與韓而暢其旨者子瞻也合杜與白而伸其辭者務觀也初未嘗離唐人而別有所師然則言詩於唐猶樂舞之有韶武而絺繡之有黼黻也今乃挾楊廷秀鄭德源俚俗之體欲盡變唐音之正母亦變而不能成方者與先生弱冠成進士遂以詩名海內受知天子特擢

翰林弘獎風流振興古學京輦士大夫言詩者以
先生爲正宗先生之於詩擇一字焉必精出一辭
焉必潔雖持論廣大兼取南北宋元明諸家之詩
而選練矜慎仍墨守唐人之聲格或乃因先生持
論遂疑先生續集降心下師宋人此未知先生之
詩者也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張子曰詩之情性
溫厚平易今以崎嶇求之以艱難索之則其心先
陋隘矣讀先生之詩有溫厚平易之樂而無崎嶇
艱難之苦非治世之音能爾乎崑山徐乾學撰

原序一

今學者以馳騫聲詩爲立言輒自矜其不朽蓋比
戶然矣苟悅乎衆而未能超然有出乎人君子不
尚也懷戶牖之見者難與言域外之觀被布帛之
服者未可論雲霞之衣詩文亦猶是也齊魯之詩
近代稱邊廷實馮琢菴諸公而王元美獨推李于
鱗當時諸子皆若莫與爭雄後人齟齬濟南然
拔其最者峨嵋天半要非妄語新城王阮亭先生
論詩於其鄉不尸祝于鱗於唐人亦不踵襲子美
其詩舉體遙雋興寄超逸殆得三唐之秀而上溯

於晉魏翦採於齊梁者予嘗於比部宋牧仲座上見其清思獨絕共歎以爲非塵中人又延接衆流喜事獎借單詞之善輒嗟詠不輟口康熙戊午春

天子聞其才召見

懋勤殿特改翰林院侍講尋

拜國子祭酒流風滋廣談藝家羣奉月旦於新城矣客或有謂其祧唐而祖宋者予曰不然阮亭蓋疾夫膚附唐人者了無生氣故間有取於子瞻而其所爲蜀道諸詩非宋調也詩有仙氣者太白而下唯子瞻有之其體制正不相襲學五經左國秦漢者始能爲唐宋八家學三百篇漢魏八代者始

能爲三唐學三唐而能自豎立者始可讀宋元未
易爲拘墟尠見者道也阮亭詩刻有漁洋山人集
若干卷入在禁院時上嘗徵其詩錄進三百餘
篇謂之御覽集未敢專行又彙爲漁洋續集憶
辛亥夏與阮亭暱就輦下相約互爲論敘忽忽十
餘年不暇作自慙固陋無足齒數而阮亭論詩嘗
謬許有南施北宋之目北宋者謂荔裳也予謝不
敏頃盡取予詩點定一過又仿唐人主客圖摘予
五字詩藏諸篋笥予感而序之以見吾兩人之論
詩往復如此阮亭賦才通敏興會奔屬昔嘗自揚

州泝大江一日抵燕子磯乘風鼓柁作懷人詩六十首誦之泠泠然今二十年所篇什益繁其繼此而爲漁洋集者浩乎不知其所止矣宛陵施閏章撰

原序三

新城王先生擬刻其近詩屬嘉淑爲之序已而不
果子序亦佚去先生又徵責予予不敏竊嘗見先
生與宣城施先生論詩矣宣城持守甚嚴操繩尺
以衡量千載不欲少有假借先生則推而廣之以
爲姬姜不必同貌芝蘭不必同臭尺寸之瑕不足
以疵類白璧兩先生疑若矛盾乃其披襟扣擊簡
牒往復商略評次往往各當於意乃止此倡彼和
丹鉛錯互欣然並解若水乳合何也先生曰吾別
裁不敢過隘然吾自運未嘗恣於無範故其爲詩

波瀾愈闊格律愈精變化愈極其致今操觚之家
好言少陵者以先生爲原本拾遺言二謝王韋者
又以爲康樂宣城右丞左司其欲爲昌黎長慶及
有宋諸家者則又以爲退之樂天坡谷復出而先
生之詩其爲先生者自在也元氏之序浣花也以
爲詩家之總萃蓋讀文房長吉義山之集無不辨
香杜陵然後知元氏之非夸也泛湘川者望衡九
面廬阜之山分形異狀見之者固然漁洋蜀道諸
集固已見於天下矣先生束髮登朝浮沉郎署迴
翔二十年而後典石渠白虎之司列侍從清華之

選不讀先生近詩或未足以盡先生之大也若夫宣城力砥其汎濫新城弘獎其品流易曰同歸而殊塗百慮而一致通人之致未之或殊焉是說也予欲質之宣城先生及梅子耦長耦長都官之後人先生嘗欲作四子論詩圖謂愚山耦長其一則予也至若左太沖詩文不僅三都士安正得一序耳先生竟梓其詩而不錄予序者予真有厚幸矣

鹽官陸嘉淑撰

原序四

新城王先生詩爲當世宗海內士無不誦習漁洋山人集者前集始丙申迄己酉合二十二卷刻於吳郡流傳徧天下矣門人輩又取其辛亥以來之作釐爲十六卷名曰續集復將刻於金陵予學詩於先生久不禁喟焉歎興以爲風雅之統系至今日而有歸也自明之中葉倡爲俗學羣焉以摹擬剽竊爲工後生寡昧奉爲科條傲然自號曰我詩人也所學者唐詩也嗟夫唐之詩固如是乎哉詩之教垂於聖人聖人定爲經以治後世之性情使

歸於正騷人之詞漢魏之作斑斑也陵遲極於梁
陳少陵杜氏起而振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
盡古今之體勢兼人人之獨專其集成之聖與夫
陳隋之際詩道中衰藉無杜氏則詩人忠厚之意
與作者比興之旨皆汨沒而不彰前無所承後無
可述聖人之教或幾乎熄矣杜氏之功不在刪詩
正樂之下其儼然紹風雅之統無惑也昌黎韓氏
擴而爲怪奇譎詭眉山蘇氏變而爲茫洋恣肆唯
陳言之務去而師古人之意統緒相承未之或異
也唐宋之詩人多矣獨三家者爲大宗而杜氏之

功甚偉先生去眉山遠當淫詞冒義流學守株之
後毅然任摧陷廓清之責遠承正始力排僞體求
古人於千百載以前距之近代分其源流條貫涵
泓蓄蘊久而大會其心然後發於詞觀者駭其言
若河漢之無極也宣於口學者得其旨若昭昭揭
日月而行也蓋自來作者皆受成於先生而風雅
之統復聚於今日然而難矣自騷漢以逮元明前
乎三家者有定論而可尋矣後乎此者離散分晰
莫或是正也則取專家之書窮年盡氣一一而求
其離合其力不易詩者天地之元音發而不窮故

其境常新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貴其常新也俗學不知擬議安知變化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如越人之鬚瞽者之鑑非唯無用從而仇之紛紛籍籍詆曰學宋不知先生之學非一代之學先生之詩非一代之詩其學何所不貫其詩亦何所不有彼蚍蜉之撼大樹亦笑其不自量而已矣然自先生出而聞風興起與親承指授者莫不開拓襟懷思與古作者爲徒其間如韓之於杜孟郊張籍盧仝之於韓六君子之於蘇異才輩出不可勝數先生起衰救敝之功施於當世已若此不知千